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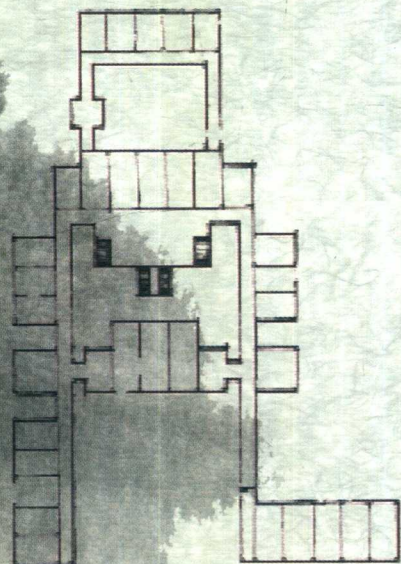
中国建筑名家文库
中国建筑文化中心 组编

Collected Works of Zhang Lianggao

张良皋

文集

张良皋 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建筑名家文库
中国建筑文化中心 组编

张 良 皋

文集

Collected Works of Zhang Lianggao

张良皋 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张良皋文集 / 张良皋 著; -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4. 10
(中国建筑名家文库)
ISBN 978-7-5609-9574-8

I. 张… II. ①张… III. ①建筑学—文集 IV. TU-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 299975 号

张良皋文集

张良皋 著

出版发行: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中国·武汉)

地 址: 武汉市武昌珞喻路1037号 (邮编: 430074)

出 版 人: 阮海洪

责任编辑: 张淑梅

责任监印: 秦 英

责任校对: 贺 晴

封面制作: 赵 娜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 mm × 1194 mm 1 / 16
印 张: 21.5
字 数: 61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98.00 元




华中出版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 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題張良舉文集函頁目錄

用土家族五句子

九十生涯少壯老

未解我衣入玉門

瀛洲留足印

詩字寄心聲

屋木函圖為中晚成

張良舉
二〇一三年秋

《中国建筑名家文库》编纂委员会

主任：陈大卫

副主任：周干峙 罗哲文 李逢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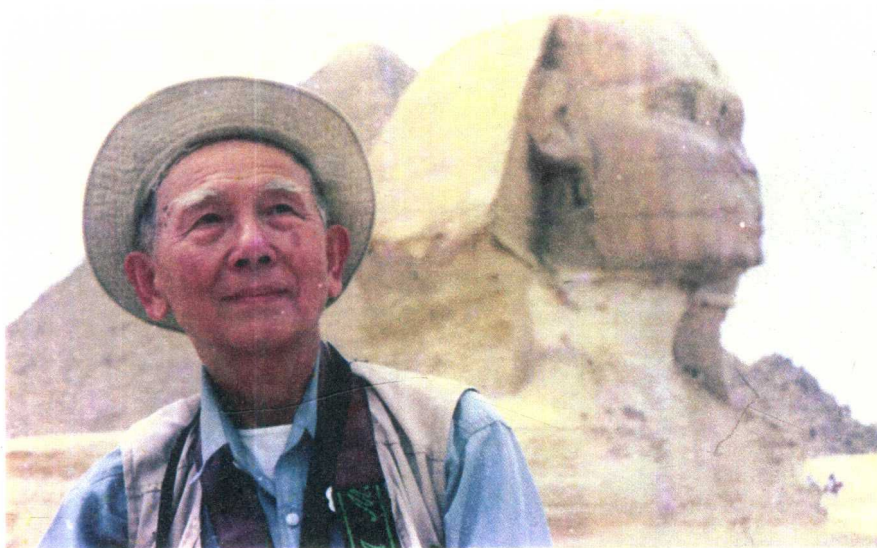
编委：齐康 刘先觉 孙大章 张祖刚

高介华 萧默 路秉杰（按姓氏笔画排序）

编纂办公室

主任：陈建为

成员：朱辉 王蓉 张中平 张竹村



我祖高阳，我降长江；
绰彼云汉，来此遐荒。
巍巍三塔，上指穹苍；
烈矣法老，伯仲炎黄。
狮身人面，注目扶桑；
援弓援矢，共射天狼。
所期维何，嗷嗷东皇；
庶几三界，同沐徽光。

作者简介

张良皋，湖北汉阳人，1923年5月16日出生。1947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建筑系，工学学士。先后在上海范文照先生的建筑事务所及上海市工务局工作，后因参与左翼政治活动一度被迫回乡教书。新中国成立后，进入武汉市建筑设计院工作。1982年为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初创的建筑系礼聘为教授。曾两次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从事鄂西土家族建筑的研究、保护与利用及中国干栏建筑综合研究。在《武陵土家》《老房子——土家吊脚楼》《匠学七说》《巴史别观》等著作中，他对土家建筑和土家文化进行了精妙的诠释，指出土家的巴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形成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曾与李玉祥合作，出版专著《老房子——土家吊脚楼》，曾主编《中国民族建筑——湖北卷》，参编《中国建筑艺术全集·23·宅第建筑·四·南方少数民族卷》。2013年获中国民族建筑事业终生成就奖。

Zhang Lianggao was born on May 16, 1923 in Hanyang district of Wuhan, Hubei Province. In 1947 he graduated from the Architecture Department of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with Bachelor's Degree in Engineering. After that, he worked in the Architecture Firm set up by Mr. Fan Wenzhao in Shanghai, and in the Public Works Bureau of Shanghai; later for a period of time he also taught in his hometown. After 1949, he worked in the Architecture Design Institute of Wuhan. In 1982, he became the professor in the newly established Architecture Department of Huazhong College of Engineering (nowadays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has twice provided funds for him to study, protect and utilize the Architecture of Tujia Minority in west Hubei, as well as to conduct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Chinese Pile Buildings. In his books Houses of Tujia Minority in Wuling Mountain Area, Old Houses—Stilted Buildings of Tujia Minority, 7 Doctrines of Architecture, A Different View of Ba History, he artistically interpreted the architecture and culture of Tujia Minority, and pointed out that the Ba culture of Tujia Minority has played a decisive role in shaping Chinese Culture, which has aroused numerous echoes at home and abroad. Collaborated with Li Yuxiang, He published the book Old Houses—Stilted Buildings of Tujia Minority. Besides, he was also the chief editor of Chinese Ethnic Architecture: Hubei Province, and the editor of The Complete Works of Chinese Architectural Art, No. 23-Residences IV: Minorities in South China.



1947年学士照



1957年全家福



2010年垂老照



1938年4月着童子军装，至汉阳归元寺慰问台儿庄战役伤兵



1945年着美国军装戴中国军帽，在昆明炮兵训练所（FATC）与一千中大校友译员接待我同班修泽兰学姐（中立者）慰问



2009年获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戴威尼斯军乐队军帽敬礼致谢！



亚：韩国蔚山岭南大学与金一镇教授合影（1993）



欧：英国伦敦·爱丁堡旅游途中古屋餐厅（19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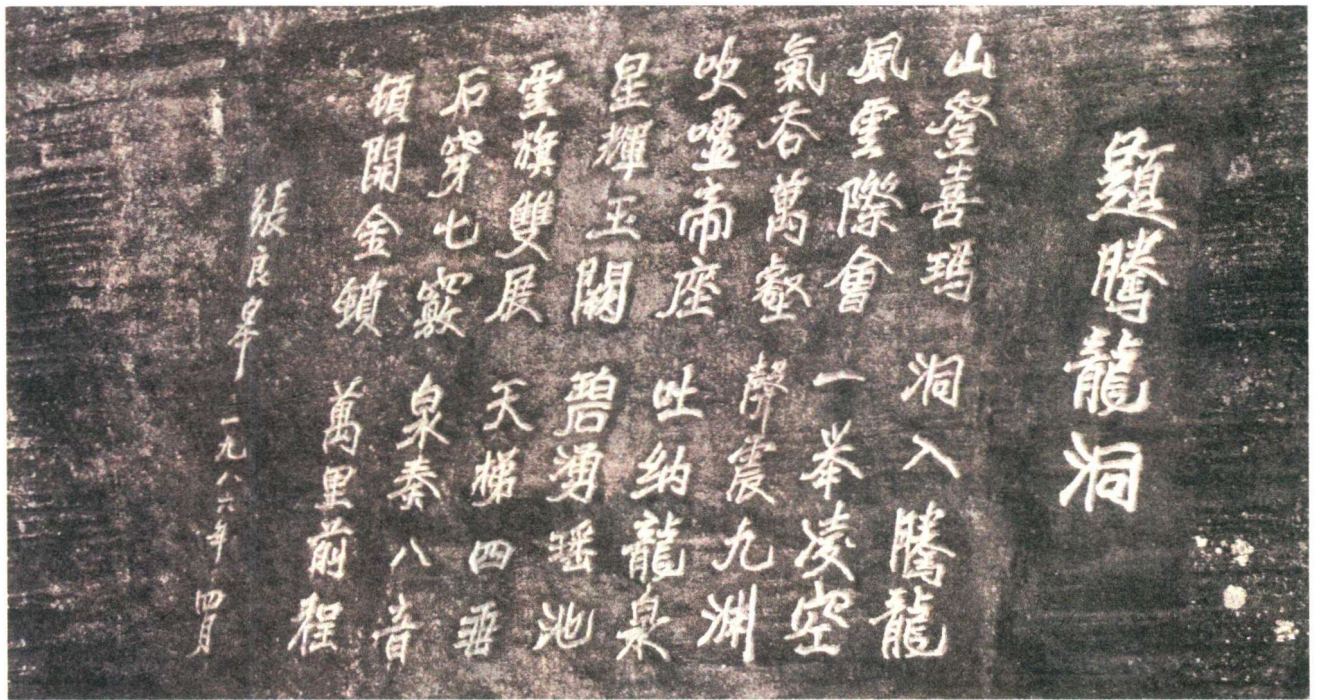
美：科罗拉多大峡谷（2002重游北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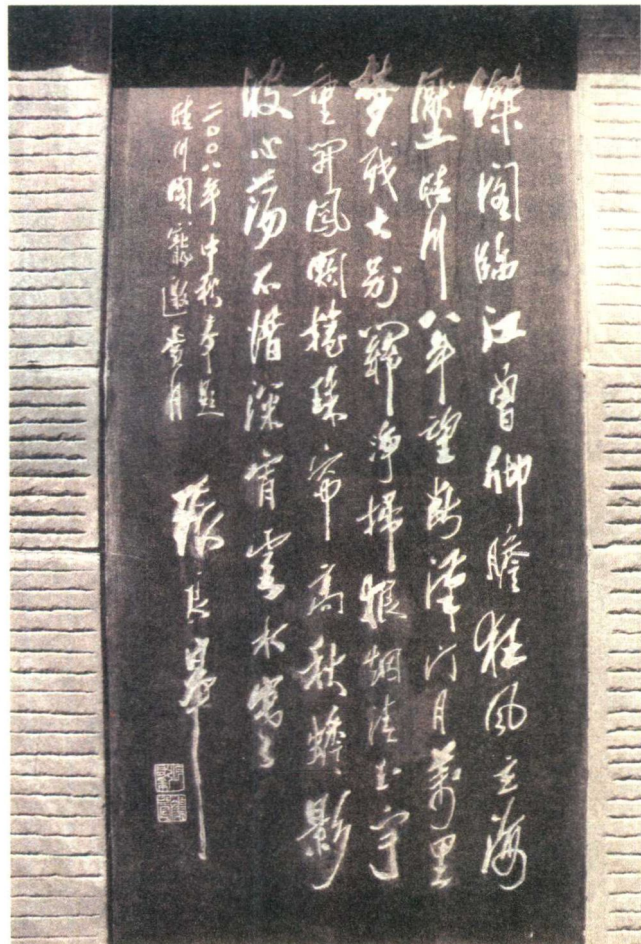
澳：悉尼奥运会主场（2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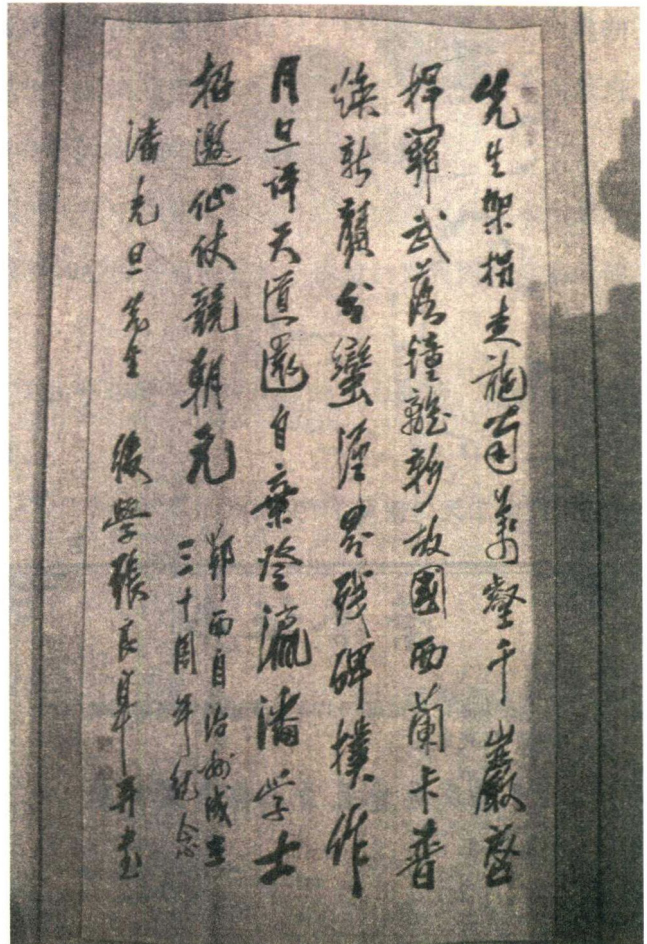
非：苏丹理工大学与Ahmed教授同车上班（19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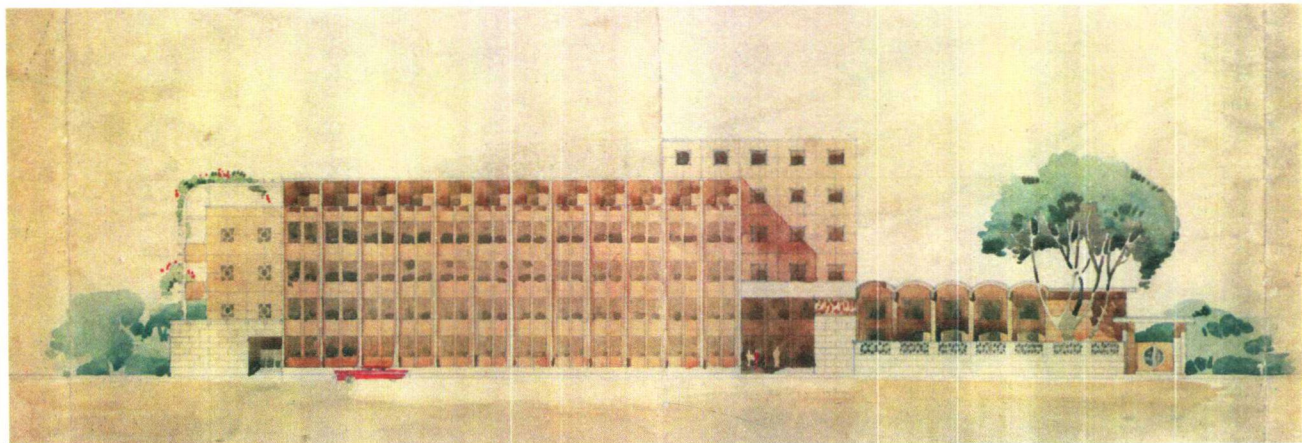
題利川騰龍洞摩崖石刻 (19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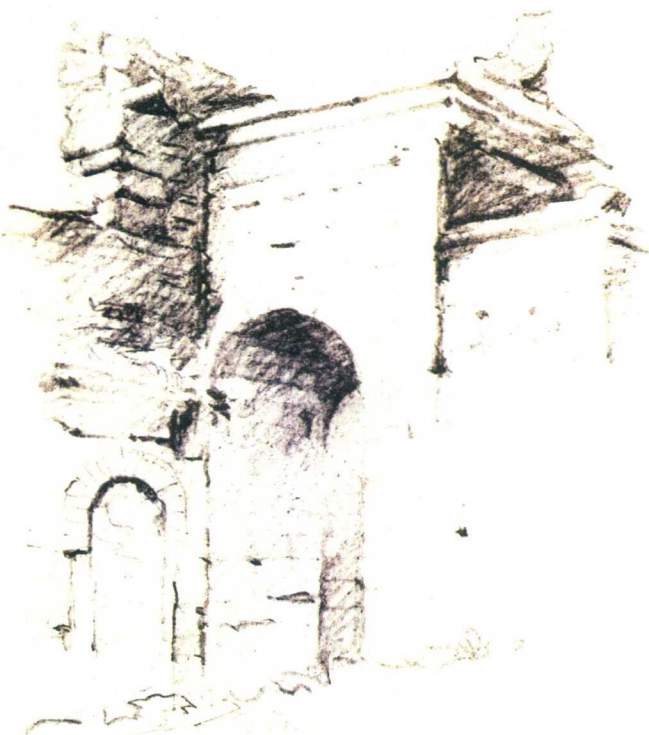
題漢陽晴川閣嵌牆石碑 (2008)



紀念潘光旦先生立軸 (2013)



武汉市建筑工程局办公大楼方案（19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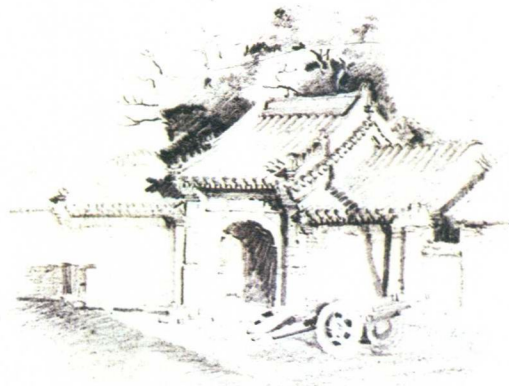
黄陂木兰山二天门速写（1956）



承德小布达拉宫水彩（19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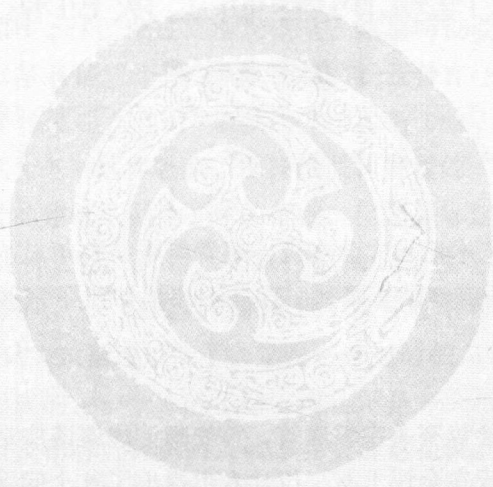
终生成就奖证书



北京阜外大街某四合院（1953）

第一輯

跋涉人生



1. 在传统的基础上谈创新

——访张良皋教授

趁参加“宗教·建筑·胜境”艺术论坛大会之机，笔者能采访到年过八旬的张良皋先生，实感荣幸。张老，鹤发童颜、精神矍铄，语言幽默、犀利，直言不讳地评析了宗教建筑、建筑创新，以及国内热点建筑等现状。

徐倩（以下简称“徐”）：此次会议有关宗教建筑，首先想请您谈谈您对宗教建筑的理解。

张良皋（以下简称“张”）：今天在会议上有一位学者也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一个和尚庙就叫宗教建筑，那谁不会做？照他这样解释，不就玄乎了吗？萧默先生提出了“三大件”：第一，要有宗教感情，即有一定的信仰和感情的寄托；第二，要有从事宗教的活动；第三，要有宗教的仪轨，即行为规范。我认为这三者具备，那就算是宗教建筑。宗教建筑无非是个容器，在这个容器里面，信众们抒发他们的宗教感情，遵从宗教仪轨，进行宗教活动。

徐：宗教如何对宗教建筑产生影响呢？

张：不同的宗教有着不同的感情信仰、仪轨，这就要求宗教建筑采取不尽相同的形式。例如，伊斯兰教的、佛教的、道教的建筑都各有特色。

徐：今天会议的主题是“宗教·建筑·胜境”，您又如何理解“胜境”一词？

张：我记得陈明松在会上谈及此词时说到，与“园林”、“景观”相比，“胜境”放在宗教里更合适。我也觉得“胜境”这个名称加得好！“胜境”包括“园林”和“景观”，是一个不同一般的、令人喜爱的地方，在那儿，人的感情得到了升华与提纯。而“景观”就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地方，却无法给人带来更深入的思考；“园林”无非是物质方面的，在那儿，人们可以呼吸到新鲜的空气，看见柔和的色彩，舒适感强。但人的思想得不到升华，感情不能提升，这就没有宗教意味了，而“胜境”应包含心灵方面的东西。

徐：“胜境”触及人的精神层面，那么，达到这种“胜境”肯定是要满足某些条件。

张：是的。小到花木、风景布置，大到建筑的摆布与自然的结合，必须要比一般的美高一级，能够打动人的情怀。比如英国的圣保罗教堂，我一走进去，便会感到自己离上帝更近了一步，让我即刻融入宗教的气氛当中去，一种神圣感油然而生。再如勒·柯布西耶设计的朗香教堂，虽能给人神秘感，但无法使人产生很高的情操。宗教感情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经过了几千年的规范化，人们有一定的共识。现在很多建筑师要搞创新，设计“现代”的教堂，我看他们成功的几率不大。因为建筑师通常是凭个人的理解来解读宗教情感，但这种想法仅仅是个人的，不是共同的，没有传统可言。而传统的东西是大家承认的，已经习惯了的，它不是一天就发明出来的。这种现代教堂通常神秘感有余，神圣感、庄严感缺失。

徐：那您又如何看待宗教建筑的创新？

张：我觉得创新是在传统基础上的创新，这是可能的。任何一个建筑只要是新的，都是“创新”。“创新”这个口号很容易误导人，创新并不是绝对的好，不能低级地理解。见所未见就是创新？那这个太容易了，我做个古怪动作，你没做过，他没做过，这也叫创新，但这种创新有价值吗？我曾经谈过建筑领域两个最廉价的口号就是“个性”与“创新”。我曾在一篇题为《建筑慎言“个性”》的文章里谈到“个性”问题，个性就那么值钱？其实每个人都有个性，这个口号是很廉价的，很容易俘虏年轻人。现在有些年轻人认为老师这样教我，那样教我，把我的“个性”都教没了，这种想法是极为幼稚的。在社会上，你设计的建筑虽彰显了你的个性，但如果你这“个性”撑不起来，弄成了病态结构，结构工程师就会跟你讨价还价；再者，如果按你的“个性”来设计住宅，得不到居住舒适的效果，甲方便认为你给我做房子，怎么在卖弄你的个性呢？曾有学者提出：“我们不单为人民设计房屋，而且要设计生活方式。”我认为这话说过头了。这是一个过时的口号，你怎么能为人民设计生活方式？人民的生活方式不是一天形成的，一个人的生活习惯也不是一天形成的，更何况一个社会。研究过行为心理学、环境心理学，以及稍有点常识的人就不会赞成这么说。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年龄阶段，他的生活方式也不一样，难道房子也要随着人年龄的增长而不断地变化？

现在的人有过时恐怖症，我曾听洛阳的一位领导说，他要求这房子一百年都不过时。我想他话音未落，他的房子可能就已经过时了。怕过时的建筑就是时髦建筑，时髦建筑的代价就是过时，你要搞时髦建筑、流行建筑，那它必将走向过时。出现就是过时，存在就是过时。建筑要追求永恒。

徐：那什么样的建筑才称得上是永恒的建筑呢？

张：那就需要满足一些基本的条件，包括比例、权衡、色彩、对比、光影、轮廓等美学上的考虑，还有功能、构造等科技方面的考虑，力求达到真、善、美的统一。英国人曾做过一个活动，把20世纪20年代以来著名的现代建筑照片贴在建筑师学会大厅里面，请别人来评论哪个房子可以保留，哪个房子可以拆掉，因为它过时了，没有保存价值。这个例子就很有启发性，说明了现代建筑的过时性问题。金字塔、圣彼得教堂、故宫，会过时吗？他们是不会过时的，是永恒的。你怎么知道一百年以后的建筑是怎样的？今年就猜不到明年流行什么东西，怎么会不过时呢？现在有人提出为什么不搞个“现代天安门”，那你搞个看看，你欣赏的，我不欣赏。怕多少年不过时，是过时恐惧症。建筑领域永恒的美是有的，这个建筑平衡，那个建筑稳健，那个颜色令人愉快，那个明暗对比恰到好处，看着就好看，说不出来的好，它就不会过时。所谓“一百年不过时”，就是“发昏”的比赛。我再想谈谈建筑的伦理性问题。童寯先生提出建筑必须理性，建筑必须讲“理”，讲物理、讲生理、讲心理、讲伦理。建筑技术或其他条件能办到的事并不一定是非要办到不可的事，能办得到的事不一定是应该办的事。有的人的逻辑是既然办得到，我们为什么不办？那不一定。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自杀是我们每个人都办得到的事，那，谁没事就去上个吊，或拿刀在颈动脉上抹一下呢？办得到，为什么不办，这就是伦理问题。现在最健康的结构是安德鲁的国家大剧院，但这个结构就创新而言是分文不值的，创新早已被标准化、商业化，他实际上卖的是个成熟的技术。他主要的卖点就在于经营表皮，他是个“表皮主义者”。

徐：据我所知，国家大剧院是个巨大的光污染源。

张：肯定会光污染。国家大剧院的规模很大。体积越大，其球面越接近平面，所以大剧院的表皮都是用平板玻璃拼凑而成，其效果与滚瓜溜圆的区别不大。但从理论上来看，因为四个角不在同一平

面上，两块玻璃之间还是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距。如果大剧院是一个圆球，在同一个纬度上，模板形状可以做成一样的。但安德鲁把大剧院捏成了椭圆，根据立体几何的原理，椭圆球体同一纬度上第一象限和第三象限的模板有可能相同，第二象限和第四象限的模板有可能相同，每块模板只有一次被重复使用的机会。不同的模板做起来，每块玻璃的尺寸都不同，不易做成备份。如果今后哪一块玻璃打破了，要配一块一模一样的，就必须依靠现代的软性制作技术。不像明朝时期的南京报恩寺塔，每一块砖都有一块配件，一百万块琉璃砖就有一百万个配件摆在库房，如果哪块砖有损坏，可以及时按照编号（比如第几层楼第几块砖）给补上去。

徐：现在这种做法肯定就没有了吧。

张：现在的技术就用不着这么麻烦了。你可以把破损砖块的所有数据输到电脑，再把电脑计算出的数据直接拿到玻璃厂去配。但这又是何苦呢？何必利用这种生产上的可能性，带来如此昂贵的浪费呢？悉尼歌剧院还算是这些不合理的建筑中有其合理性的一个。它是从同一个直径的球上切下来的一个曲面，其中有一个模板最多可用200多次，它造起来是有其道理的。起初他们用的是自由形体，曲面是个不规则的形状，后来伍重突然想到这么多的曲面为什么要弄得不同呢，当时便想在75米半径的球上切出来一些曲面，使得曲率都是一样的，这是个聪明的办法。随后便要求结构设计单位重新按照球面来设计。英国结构工程师虽已按原先的结构计算了半年，但斟酌之后还是同意这个标准化了的办法。标准化是我们的追求，安德鲁恰恰在可以标准化的情况下不标准化，不过这也有他的苦衷。歌剧院是个长形，你一定要用浑圆球体把它造起来，那么大的空间不就浪费了吗？

徐：所以说，不管是宗教建筑还是其他类型的现代建筑都应在传统的基础上来创新。

张：能够继承传统是了不起的。杨叔子院士曾说过，人类最高的技术成就——登月，登月所用的技术全部都是成熟的老技术，没有一个是新创的、未经考验的、冒险的。用这些成熟的技术，通过系统工程把它们重新组合，便成了新技术。这也就是所谓的“集成创新”。比如汽车，有人说年年都有新技术，我认为，其实汽车从来都没有新技术，发动机是这家产的，化油器是那家产的，轮胎、信号系统等等又是另外一家产的，都是拼起来的，新车变的只是外形，其内部都是传统的、成功的、成熟的、行之有效的机器，如果全车都是新技术，这种车还有谁人敢开？我所说的在传统基础上创新，这就是文艺复兴的精神。我们现代建筑理论，绝大多数都是站不住脚的，一百多个主义，有几个能真正拿来实践？格罗皮乌斯在哈佛当系主任，结果却无“绩”而终。他是学工艺美术出身，小到设计茶杯、电扇、电饭煲，大到汽车的外壳，自由发挥性强。但谭垣先生曾说过，工艺美术是小艺术，建筑是大艺术，放大了的小艺术不是大艺术。建筑元素的尺度有多大，怎么能用小艺术来取大艺术而代之呢？密斯·凡·德·罗比较接近真理，他虽也是学工艺美术出身，但他把他的一套构成训练方式引进到Beaux-arts建筑领域，我觉得是可以的。Beaux-arts总是在不断地创造，谁有优点，它就吸收过来。这就是Beaux-arts精神。现在要那些主张摩登建筑的人算算太阳高度，谁算得出来？以前Beaux-arts教二年级学生学做日晷，现在我们不教了，那是因为老师不会；老师不会，那是因为老师的老师也不会。这就完全违反了现代科学的精神，建筑师不知道太阳位置在哪里，你设计什么建筑呢？这种现象居然恬不为怪。

徐：现在很多建筑师根本就想不到这个。

张：是做梦都没想到。我1958年就发表关于求太阳位置方法的论文，可那时候获得信息的渠道很闭塞，后来才知道早在那之前两年匈牙利的两弟兄就出了书。我以前还在琢磨武汉的街道上一天可以

晒多少小时的太阳，可这又有什么价值呢？根本没人用它。现在很多摩登的建筑师对科学都是无知的，像哈迪德，最无知的就是她，她把一些房屋做成石头片，这是对空间、材料的极大浪费。我所说的就有“珠江双砾”，搞两颗马粪蛋放在珠江边，很没意义。作成石头形状，可石头不能弯曲，包不住空间，只能做成一个最笨的形状，一点美感也谈不上。而且它里外都是自由曲面的缝合，一根梁弯曲弯曲，计算这种弯梁又极其复杂，不知道有多少个未知数，而且其应力集中点特别多，什么时候出现在哪个地方也是无法预知的。“鸟巢”的表面也设计了一层外皮，那层外皮也无美感可言，完全是堆茅草，用钢做成的茅草，几万吨钢做成这个样子，没有任何功能和力学上的作用。它里面是个悬索做成的形状，值得肯定的是把钢索露出来的这个做法。当然这也是相对的，像体育场这种建筑，它的形状不可能简单，因为各部分的功能很不同。2000年我到澳洲看到了一个成功的、理性的、绿色的奥运场馆。那座主体育场设计10万余座位，将近3万个座位是临时的，这些座位是没有顶棚遮挡的。说它理性，包括总平面，是因为在里面我走到哪儿都不会迷路，因为它运用了轴线，简单！而我们的“鸟巢”花了昂贵的代价，把整场的座位都给遮挡起来，里面的空间会大量浪费。

徐：CCTV《纪事》栏目有一期就记录了“鸟巢”建成的全过程，现在想想不知道投入了这么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到底有没有必要？

张：现在的建筑师是把合理的东西做成不合理。“鸟巢”把主体封起来有它的合理性，顺着这个思路走应该是可以的。表皮拿掉后，看它的悬索，是有道理的，偏偏不贯彻，搞得无道理。我批评比较少的是水立方，这么个方形谁不会做啊？没有任何建筑可言，就是做了个大方箱子。过去人们做游泳馆，10米跳台加上灯光等设备，起码要15~16米高的空间，但另外一边的空间是用不上的，可我们的水立方是个正方形，那一头的空间是要花钱的。而且里面的通风设备也是极其复杂。我在美国看到人家SOM设计的棒球场，是个空气成型的屋顶，那种技术是成熟，四周都是密闭的，屋顶外皮是层薄膜，不用的时候不充气，屋顶垂下来，比一人高一点，如果要使用，就用八台大的鼓风机打气，它就高上去了。打棒球时，在有顶的球场内成绩会好些，棒球打的多高啊，如果做个永久性的盖子在上面多昂贵啊。我也问过SOM的一个老工程师，人在高压空气中感到舒服吗？他说那点高压感觉不到，这么大的地方本来就需要通风，八个鼓风机就输送了新鲜的空气，即使有些气漏了，也可以把它当成是换气的一种手段。你看，这多科学！一句话，我觉得中国建筑应该追求必然性、永恒性及和谐性，偶然性、暂时性及不和谐是我们无须追求的。

（原载《华中建筑》2007年11期，采访记者 徐倩）

2. 一个建筑艺徒对现代建筑思想的探求

——答卢继贤女士书面访谈

一、写意人生

此题“写意”本义为画家之“写意”，但易被误解为“惬意”——上海话尤其如此。我的人生并不全然惬意。此题似可“钩乙”成《人生写意》，或更明确为《跋涉人生》。

1. 看过您的访谈，也听过您的讲座，感觉语音言末都流露出一种饱经沧桑后的智慧与幽默，您能否简单讲述下过往那些让您特别难忘的经历？

抗日战争是一段特别难忘的经历。1937年，我14岁，抗战开始，刚会看报，预感大风暴之即将降临。我曾目送大批中国军队在汉口江汉关前登轮开赴上海，接着大批难民从上海和华北涌向“抗战首都”的武汉，当然还有伤兵和沦陷地区转运到武汉的物资和车辆，大风暴真的降临了。

第二年，1938年秋，湖北省当局决策，号召即将成为战场地区的中等以上学生随学校西迁，从此我开始了漂泊西南的历程。从15岁少小离家，到1946年我23岁，足足八年，才一度返回家乡武汉，随即到南京读毕大学的第四年。这一段艰苦人生，受到锻炼的是整整一代青年。

我于1944年10月参加军队。先入中国驻印远征军重庆教导第三团，后因驻印军员额已满，我改入军事委员会外事局重庆译员训练班，接受短期训练后被派往昆明炮兵训练中心（FATC）担任“三级翻译官”，有“同少校”文职军衔。到1945年8月日本乞降，“我幸戎装听奏凯，芒鞋踏碎日章旗”，这是我人生的亮点，我总算以“抗战军人”身份熬到胜利，足以面对列祖列宗、子孙后代，勉强塞责。

第二段特别难忘的经历应该是1946年的国内纠纷乃至内战时期，我站到了进步学生运动的一边。1947年毕业后到上海，我参加了以中央大学同学为主体的一个青年社团——“长松团契”，1948年参加了中共地下外围组织“新青年联合社”。到该年末，蒋介石屡战屡败，气急败坏，对上海的地下组织痛下杀手。我们长松团契有六人被捕，我们无策营救。我是团契第三届“常务理事”（主席）。考虑到我处境险恶，有张境清命我迅速隐蔽，直至1998年我访问日本归经上海会见境清，才知他是团契中唯一的地下党员。六位被捕者有三位牺牲（赵寿先、郑显芝、焦伯荣），另三位在上海解放后得救。这一段历史最后虽经上海市委查清，并由组织部出具证明，但未得武汉市委承认，所以我的这一段革命经历只能“自我怡悦”——我为我的“无产阶级家庭”尽了绵薄之力。

第三段难忘的经历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起初我还认为初期的一些运动在所难免，直到我沦为“右派”，才知道这些运动的起因十分费解。由于我曾应邀到武汉市委“鸣放”，隐隐中我似乎是“市委级右派”，比一些“支部级右派”的“级别”要高，所以可能在市委的视界之内，只过三年就摘了“帽子”。当然正如大家所知，我不过是个“摘帽右派”，以后每一次运动，包括“文革”，我照例逃不过劫难。我虽只能认命，但我的“无产阶级家庭”却沦为“右派家庭”，这令我父母、妻子、儿